

姐弟仨

邵凤英

前几天,在家里收拾屋子,无意间翻到了一张我和弟弟妹妹小时候的照片。那年我11岁,弟弟9岁,妹妹6岁,我们仨穿着妈妈纯手工缝制的新衣服,站在邻居家的房子后,对着镜头露出一脸幸福开心的笑容。看着照片中曾经一张张稚嫩的脸,转眼已是为人父母,心中感慨时光飞逝的速度是如此之快。

我和弟弟妹妹是在农村长大的80后。为了摆脱父辈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,曾怀揣梦想做一名追逐繁星的孩子。学生时代,为了能考上大学,拼尽全力读书,工作后,为了能在大城市扎根,勤奋努力踏实肯干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和妹妹分别在深圳和合肥工作、结婚、定居。弟弟自初中毕业就一直在北京工作打拼,直到去年,因为疫情才下定决心回到家乡。于是,我们仨在三个不同的城市生活,这些年能聚在一起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
我们仨最近一次聚会是在3年前母亲做手术期间。我和妹妹各自带着孩子,从千里之外回到老家。我们在陪伴和照顾母亲之余,聊着各自的工作、生活,讲起小时候的许多有趣的往事。时光缓缓流动,像电影倒带一样,带着我们重温儿时的时光。

我们仨聊天的时候,几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得也不亦乐乎,有时为了争玩具打起架来。看着他们泪花没干,又笑着玩在一起的情景,多像小时候的我们啊。

小时候,家里不算富裕,虽然吃喝不愁,但是瓜果零食对于我们还是有致命的诱惑。夏天的冰镇西瓜,是我



们三姊妹心目中首选美食。

父母为了公平起见,总是把西瓜切好后,平均分成三份。妹妹和弟弟总能眼尖地选出看起来相对多的那一份,争抢着揽在自己面前。随后,他俩狼吞虎咽,比谁吃西瓜速度更快。吃得最快的那个人,往往会被父母额外再赠送一小块。作为长姐的我,每次总是在一旁乐呵呵地看着他俩的吃瓜比赛。

三十多岁的我们聚在一起,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任性打闹,也不会因为一块西瓜的大小争得面红耳赤,更不会因为父母的偏爱,而委屈哭诉。我们学会了和睦相处,学会了尊重彼此。庆幸的是,我们没有因为距离而变得陌生和冷漠,我们会在对方有困难时,选择毫不犹豫的帮助。

时光带走了我们三个人的少不更事,也带走了我们相伴前行的机会。但是,我们知道,即便一个人走,只要一抬头便能看见天上的星星,便清楚地知道,我们从来不会孤独。因为我们都是追逐繁星的孩子,我们的心里永远住着彼此。

我将照片装在相框里,放在书桌上。偶尔抬眼望见他们,心中便多了份对抗生活的勇气。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的感情如寒冬里的腊梅暗香浮动,如黑夜中的繁星照亮彼此,如夏天里的冰镇西瓜回味无穷。时光会老,日子会旧,但我们仨之间的这份亲情随着岁月的流逝,更像一坛老酒越来越醇厚绵长。

家庭取暖变奏曲

侯淑荷

又是一个飘雪的冬日。窗前的月季花、蟹爪兰、水仙花正开得灿烂,室内温暖如春,窗外白雪纷飞。这鲜明的对比,不禁让我对冬天家庭取暖方式的变化心生感慨。

小时候,我家住的是父亲单位分配的家属房。房子是土坯结构,一进门是外屋,也是厨房,它又连着东西各一间房,每间房都有一个火炕,那时的冬天就是靠烧火炕来取暖的。

记忆中,儿时的冬天特别冷。一入冬,大雪就覆盖了地面。那时,我家烧炕是用买来的玉米棒芯和捡的柴火。记得一入秋,母亲就会领着我们去拾柴火,一切能燃烧的东西在我们眼里都是宝贝。我们扫过秋天的落叶,割过蒿子,用铁丝做成的耙子搂过茅草,还会去很远的农田里去拔豆茬和捡拾玉米杆。

记得一次和姐姐去捡玉米秸秆,姐姐看见一片地里有好多秋收落下的玉米杆。她怕被别人抢先捡到,就一路小跑快速地捡,结果被齐刷刷高挺的

玉米茬绊倒,腿也被锋利玉米茬扎得鲜血直流。为此姐姐腿上留下了一块指甲大小的疤痕。

就算我们一到秋天就辛苦地准备冬天取暖的烧柴,到了冬天,室内的温度还是很低。除了炕上是热乎的,其余的地方都很冷,厨房的水缸时常带有冰碴。植物秸秆一类的烧柴燃烧得极快,要守在灶膛边添火,灰尘又大,弄得灰头土脸是常有的事。

在我上小学的时候,家中厨房的大灶膛被铁炉子取代,“烧柴”也由玉米核、植物秸秆等变成了煤炭。那时候,煤炭要凭票供应,分块煤和面煤两种。块煤好烧,价格较贵,家里多是买一点块煤,买很多面煤。

秋天天气好的时候,父母会把面煤与黄土按一定比例加水搅拌做成煤坯,等晒干后,整齐地码放在仓房里。用的时候,把它们用铁锤敲成小块放入火炉内,红红的火苗久久不会熄灭。自从家里改为烧煤,暖和了很多。但是房屋受热不均匀,离火炉远的地方依

旧会很冷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,我家住进了砖瓦结构的新房。新房安装了土暖气。有了土暖气,房间的每个地方都变得温暖起来,而且家中也变得卫生又干净。只是土暖气也有不足之处,就是炉火停了,暖气保温时间不长,白天和晚上都很好,早晨起来,房间还是很冷。

上世纪90年初,我们家从平房搬进了楼房。楼房集中供热,每到冬来,再也不用为取暖辛苦操劳了。无论外面多冷,室内总是暖融融的。如今,楼房的取暖又有了新改进,从前房间内很占空间的铁暖气,已被隐藏在地板下的地暖所代替。现在脚下是温暖舒适的地板,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温暖如春。

儿时,总盼着寒冷的冬天快点结束,温暖的春天快些到来。如今的冬天,我在开着鲜花温暖如春的房间里,穿着舒适轻薄的衣衫,望着窗外的白雪飘飘,真是别有一番浪漫和美好。

生活手记

人间烟火

筒子楼的烟火

马亚伟

我上中学时,每年假期都去城里的小姨家住一段时间。小姨夫跟小姨两地分居,很少在家。小姨住的是筒子楼,四家人共用一个厨房。说来也巧,那四家正好凑成“张王李赵”。

筒子楼很热闹,虽然居住环境算不上好,但特别有人间烟火的味道。在筒子楼里住,会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气息,觉得日子过得鲜活而沸腾。尤其是做饭的时候,各家都在厨房里忙碌。虽然各忙各的,但各种饭菜的味道杂糅在一起,感觉像个大家庭一样。

每当锅碗瓢盆交响曲奏响后,小姨就开始唠叨:“中午咱们吃啥呢?昨天王家包的饺子,给咱们送了一碗。咱们不能让他们比下去,今天做大炖菜!”

小姨开始热火朝天地忙碌,厨房里的香味不停地钻入鼻孔。小姨偷偷对我说:“张家今天炖鱼了?我怎么闻着有鱼味儿,这不过年不过节的,炖什么鱼呀!李家又没开火,燕子肯定又吃剩饭呢!”小姨虽然在忙着手头的事,可心一点没闲着,时刻关注着“张王李”家的动静。

在筒子楼里住着,低头不见抬头见,如此近距离接触,跟一家人没啥区别,所以大家如果做了改样饭菜,一般都会给邻居们送一碗。

小姨的大炖菜做好了,里面有粉条、白菜、豆腐,还有几片肉呢。她照例盛出3碗,让我给其他三家送去。当然,这种情况不是经常有。一般的家常便饭,大家就各吃各的。

我在筒子楼住了一段时间后,便摸清了“张王李赵”四家的生活特点。

张家是四口之家,一家人把吃饭当成头等大事。有空的时候,他们一家四口都在厨房里忙碌。主妇掌勺,男主人指挥孩子们打下手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王家是一对小夫妻,他们做饭也不马虎,很讲究饭菜的营养。夫妻两个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,时不时就会旁若无人地秀一下恩爱。

而我小姨虽然就一个人,三餐也不马虎。小姨跟小姨夫三天两头写信,小姨夫在信中嘱咐小姨,一定要吃好一点,说回家后看到她瘦了可不行,所以小姨做饭也很仔细。

唯独李家,燕子阿姨跟她丈夫关系不好,她丈夫的工作单位离家并不远,但他很少回家。男人不回家,燕子做饭很马虎,经常吃剩剩饭了事。

筒子楼里的厨房,让我早早就看到了家庭生活百态。

多年后,生活幸福的小姨,跟我说起曾经的邻居,很是感慨。张家过得最幸福,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,他们也搬到了大城市。王家后来生了个儿子,一家人在外面买了房子,早早搬出去了,日子过得不错。燕子跟她丈夫离婚了,后来一直没有结婚。

厨房真的是个烹制幸福的地方。家庭幸福与否,看看厨房就知道了。厨房里充满了烟火气,三餐四季,家人同心,日子就会越过越好。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【简静】

一盏明亮的灯,一张古意的桌子,一本书,一杯清茶。这是晚饭后的时光,五光十色、纷纷扰扰的世界只剩下了两个字:简静。人简单,心清闲,茶清香,书芬芳。理想的状态,知足的心境,莫过于此。习惯把手机束之高阁,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闲雅书。

——耿艳菊

【活在当下】

时光易逝,我们总是在幼稚与成熟的缝隙中默默成长,在得到与失去的相互交织中欣喜和惆怅。有限的人生中,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,要心存敬畏和常怀感恩。

——吕俊杰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中年之歌】

人到中年,有了很多的人生感悟。中年是一篇散文,比诗歌更理性,比小说更深远。人到中年,仍要有青年的心态。冬日暖阳下,坐在阳台,沏一杯红茶,一边慢慢品尝,一边拿起一本喜欢的书,慢慢地读,感受着这难得的慢时光。

——杨瑞芳